

青铜

薛冰 著
江苏文艺出版社

梦



LT00000626050



青铜梦

薛冰 著

1247.5
4146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

青·铜·梦

作 者:薛 冰

责任编辑:姜 文

出版发行:江苏文艺出版社(邮政编码:210009)

经 销:江苏省新华书店

印 刷 者:扬中市印刷厂

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3 插页 2

字数:260,000 1996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10,300 册

标准书号:ISBN 7-5399-1019-4/I·969

定 价:15.80 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1

一张红木大八仙桌，四面围放着八张黄花梨明式高背靠椅。

八张椅子上已经坐着七个人，七个人的面前各有一副薄胎青花盖碗，稍稍牙开的碗盖边，逸出缕缕淡雅的清香。

佳佳轩的茶具不同凡响，茶就更不用说了。

只要是好茶的人，很少能不被这清香所吸引。

可是这几个人，手虽然礼貌地扶在了碗盖上，却没有一个人真的去揭开茶碗来——并不是他们不懂得品茶，而是因为他们的心思，此刻根本就不在茶上。

他们的眼光，虽然偶尔也会向不知什么地方飞去，但一定很快飞回来，重新落在桌面中间那个长长的锦匣上。

壁上的苏式挂钟敲了三下。

一头银发的金老，故意抬起下颏认真地看了看钟，然后咧开几乎无牙的扁嘴，笑了笑，说：“年纪大的人，等人的耐心总是要差些——已经三点整了，他会不会不来了？”

“不会。”坐在主位上的佳佳轩主人何苦，微微笑道：“这位小老弟年纪虽不大，信用却很好，从来不失约。”

似乎要为他的话做证明，门铃就在这时清脆地响了起来。

何苦大声应道：“请稍候！”一边已站起身，转过四扇嵌螺钿漆屏风，轻轻拉开房门，一边又应了一声：“请稍……”

他的声音突然顿住了。

防盗门外站着的，并不是他在等候的客人，而是一个陌生的姑娘。

虽然姑娘长得十分漂亮，虽然姑娘笑得十分甜美，可是何老爷子却毫无打开防盗门的意思，他冷下脸来，生硬地问道：“请问您找谁？”

姑娘亮出了记者证，自我介绍说：“我是《古都晚报》文化记者，听说何老家里有一个高层次的文化活动……”

何苦故意眯起眼睛看了看她，才不无嘲讽地说：“原来小姐是记者，不是侦探——我想您一定也听说过，‘何老’是从不接受记者采访的？况且，这样一间陋室里，又能有什么‘文化活动’？”他摆手做出一个请看的姿态，其实他明知道，隔着防盗门，外面的人除了屏风上的“百子闹学”，什么也看不到。

姑娘却并不向门里张望，依然看着何苦，含笑说道：“没有活动也好——听说，何老最近得了一柄名剑，越王剑……”

何苦忽然笑了：“小姐一定是听错了。我只是个卖茶的，赚的是水钱，若说我买下件越窑茶盏做做招幌还差不多，我要刀呀剑的干什么？小姐如果没有别的事，恕我不奉陪了。”不待姑娘再答话，他已经轻轻推上了房门。

他自然没有再看见姑娘的表情。

如果他看到了那种百折不回的坚毅，他或许会改变主意

的。

姑娘本想再捺一次门铃，她的手指已经触上了红色的按钮，忽然听到有人正走上楼来。她灵机一动，故意放重脚步向楼上走去。

隔着房门，何苦只听到门外楼梯上的脚步声在渐渐远去，他这才回到座位上。似乎出于离席的歉意，他用目光依次同每一位客人打了个招呼。然而客人们却都感到，他其实是想看出，究竟是谁把这次聚会的消息透给了晚报记者。

桌旁的气氛，也就显得有些沉重。

幸而就在这时，门铃又一次响了起来。何苦从门上的猫眼中看清了来人，才打开两重门放他进房。

如果同在座的客人相比，新来的客人明显要年轻得多，至多不过四十来岁吧。他随随便便地套着件松松垮垮的T恤衫，一条自来旧的沙滩裤，手里还提着一个家庭妇女买菜用的尼龙绸拎包，尽管鼻梁上架着副眼镜，看上去也一点不起眼。他转过屏风，一眼看到桌边围坐的人，不禁一怔，顿时停下了步。

他原来以为何苦只约了他呢！

若不是何苦在身后轻轻托了一把，若不是他已经看清了桌面上那一只锦匣，没准他真会掉头退出房去。

尽管他明明知道，在座这几位都是金陵收藏界当仁不让的元老和权威——如果说，当他最初踏进古玩圈时，这些人是不屑于认识他，那么后来，则是他无意于结识这些人了。

何苦抢上一步，正要为大家做介绍，金老已然笑道：“也曾闻名，也曾见面，却一直没能对得上号——原来你就是秦非！”

秦非只以淡淡一笑表示了默认，随便地向众人拱一拱手，就坐到了留给他的位子上，居然连起码的谦恭都没有表示。

金老依然大度地微笑着，其它几位客人却未免有些心中不平。确实，他们都曾在古玩市场上见过此人，却再也没有想到，这么个落拓文人，会就是近年来在民间收藏和研究方面异军突起的秦非！但他们毕竟是饱经沧桑的人了，所以也只不过端起盖碗凑到嘴边，遮挡住自己的面孔，以同样的冷漠回应秦非的冷漠而已，好象他们不是一直在等待着秦非的到来——确实，他们刚刚在等待的，只是最后一个客人的到来，因为只有他的到来才能结束他们的等待，至于这位客人是谁，对于他们完全无所谓！

当何苦为秦非兑好茶，他们也不得不将盖碗放回桌面时，他们的眼光再一次不约而同地聚集到了桌面的锦匣上。

因为他们都知道，那位吃了闭门羹的女记者得到的消息并没有错。这个锦匣中，盛放的一定就是她所说的那件稀世珍宝。

越王剑。

热情地敦请大家“以茶会友”的何苦，仿佛终于也明白了这一点，放弃了沟通老朋友与新朋友的努力。

他走到桌旁，小心翼翼地拨开锦匣上的骨签，掀开了匣盖。

一柄沉甸甸的青铜剑，稳重地平躺在锦匣内铺垫的白绢上。大约半米长的剑身依然套在完好无缺的黑漆木鞘中，剑格上用绿松石镶嵌成美丽的纹饰，剑首向外翻卷呈圆箍形，圆柱体的剑茎上没有凸箍，上面缠绕的丝带居然也分毫未损！

金老先就脱口叫了声好。

七个人的头颈不约而同地向前探出，挤得红木八仙桌似乎都小了一圈。

何苦掩饰不住一脸的笑意，伸右手提起青铜剑，左手缓缓拉开剑鞘，顿时一缕冷森的剑气，逼得桌边诸人不觉又都向后一闪，靠回了椅背上。

何苦手腕轻旋，剑光也随之闪烁。待他将青铜剑重新放回白绢上，大家才看清，剑身通体毫无锈蚀，凝重典雅的包浆间，满布暗黑色菱形网纹；剑锋尖锐，成曲弧形的剑刃，薄而犀利；在剑身近格处有两行八字错金鸟篆铭文：“越王鸠浅自作用鉴”。

“越王鸠浅，就是越王勾践。”何苦解释。其实他也知道，这点常识，根本用不着他来教导在座这几位，可是他忍不住想说点什么。

“开门见山，开门见山！”向以古玩鉴定权威自居的胡见山连声赞叹，一边向何苦拱手一揖：“恭喜了，何兄！”

平素总爱和胡见山别劲儿的余了然，提剑齐眉，用他仅剩的一只右眼，木匠吊线似的细细瞄了一回，用鼻子凑上去认真地嗅了一回，又用两根手指弹出一串清越，这才心满意足地将剑放回匣中，史无前例地没有与胡见山唱反调，淡淡说了句：“果是一目了然。”

金老从怀里摸出个修钟表用的小放大镜，别在眼皮上，两手捧过剑来，先是察看剑格上绿松石的嵌缝，然后察看了剑身、剑格、剑茎的每一个衔接处，最后又将那八个篆字一一研究过了，却微微一笑，在老友们的一片赞叹声中，把剑递到了秦非面前，说：“秦老弟年纪轻，眼力好，秦老弟再看看！”

秦非顺势接过剑去。自从宝剑出鞘，剑光一寒，他的心

跳就激烈起来，恨不得一把就抓到自己手中看个究竟！这几年来，他见过真真假假的青铜器不在少数，可是如此完美的青铜剑，还是第一次沾眼；他也从有关报道中看到，湖北江陵楚郢都曾出土过越王勾践剑、越王者旨于赐剑、越王盲姑剑、越王州句剑等连续四代越王剑，却再没想到过竟有一柄越王勾践剑会流落民间！

可他更不愿意在这班老人面前显露自己的急迫。

现在他如愿以偿了。他微微眯起眼，用一根食指在剑身上轻轻地拂拭着，那份旁若无人的专注、温存与陶醉，简直是幽会时抚摸情人的肌肤；但是他的心底里，却仿佛正被一柄钝剑来回割锯着的疼痛。因为，他对于这班老人们世故的你呼我应有着一种本能的反感。他是金陵古玩界中的独行客。他从来不愿参加各种形式的大合唱。然而，面对这样一件稀世珍玩，他又能唱出什么别致的声音来呢？他当然明白，金老将剑传给他，未必是因为已经发现了什么疑点，想在这里得到印证，老先生很可能只是不愿简单地重复别人的结论而已。

那么，我呢？

虽然，何苦请他来，就是要他对这柄剑评头品足的，但他难道能够因为自己的情绪就是非不分、黑白混淆么？对于一个古玩鉴赏家来说，实事求是乃是必须遵循的最基本的原则，以真为假，或者误假为真，损害的首先是自己的声誉；况且，说真道假容易，要将“真”的根据、“假”的道理说得令人信服，就不是那么简单；更何况他面对的还是金陵古玩界的权威阵营，一言不慎，都将贻笑大方！最最重要的是，尽管目前国内古玩市场上赝品泛滥，手中这柄青铜剑，凭他

的经验见识，一时也难以确切地指证出任何疑点。

难以指证它的疑点，并不是说它就没有疑点。

它最大的可疑之处，就是实在太完美了！

从理论上说，谁也不能因为一样东西的完美而怀疑它的真实性。然而在古玩鉴定上，过于完美，往往正是致命的弱点！

因为，任何一件古玩珍品，在数百年甚至数千年的流传过程中，都难免留下这样那样的缺陷，这种缺陷固然令人惋惜，但同时也就成为了珍品本身的特征之一；伪造古玩时最难做的就是恰如其份的缺陷，弄得不好，缺陷便恰恰成为破绽！同时，作伪者也掌握了人们珍惜完美的心理，知道越是完美无缺的东西，人们就越舍不得作破坏性实验——而破坏性实验正是任何赝品的克星！

遗憾的是，这同样也只是一种理论。

他能以什么理由说服何苦对这样一柄青铜剑进行破坏性试验呢？

没有。

秦非清楚地感觉到，人们的视线已经从越王剑上移到了他的身上。“六月债，还得快”，他现在就得为自己的孤傲付出代价了。在如此不利的局面下，他当然应该尽量避免正面冲突。秦非毕竟是秦非，他灵机一动，故意轻描淡写地问何苦：“这样一柄剑，何老是从哪里发现的？”

他没有猜错，何苦是乐于回答这个问题的。他不无得意地说起得剑的经过：是上个星期五，他在中华门火车站接一个安徽茶商，茶商没接到，却意外地发现一个农民带了这把剑，想在金陵脱手。他当然不会错过，拦住货主问价。那个

安徽农民开口要三千，平心而论，这个价钱真不高，可偏偏他那天没打算买东西，只带了百十块钱！他要那农民跟他到家里取钱，旁边却有人拿他当歹人，警告农民别上当。结果他眼睁睁地看着路边一个摆摊子卖雨花石的贩子，乘虚而入，甩下三千块，拿走了这柄剑！

何苦自然不甘心，于是又同雨花石贩子商量，加点价让他。石贩子同意了，可是开口就把价格拉到了三万！连旁边看热闹的人都纷纷骂石贩子太黑心。最后双方讨价还价，以一万八成交。何苦赶紧回家取了钱，直到把剑抓在手中，一颗心才算落回腔子里……

“幸亏那是个石头贩子，要是个古董鬼子，”胡见山为何苦庆幸：“少说也得蔽你二三十万！”

“要上国际市场拍卖，那还非百万不办呢！”余了然冷冷地顶了他一句：“要紧的是东西好！”

几个人议论着，何苦却注意到，提问的秦非竟没有再开腔。他笑道：“秦老弟有何高见？”

秦非微微一笑，摇了摇头，说：“大家不都说了么。”

房里忽然就冷了场。

听话听音，他们立刻领悟到，秦非在回避正面表态。

回避表态实际上也是一种表态；而且，表态者只有在预料到自己的态度不会为别人所欢迎时，才会采取这种暧昧的态度——也就是说，秦非对这柄剑有着与众不同的认识。

如果秦非的判断确有道理，他们方才的话就未免说得太满了！

当然，他们并不是随随便便就开口的。作为久经沙场的收藏家和鉴赏家，他们在肯定任何一件珍玩之前，首先要排

除的就是作伪的可能。可是，面对这样一柄剑，就算说“真”不是那么底气充足，要说“假”可就一点理由也没有……大言欺人、危言耸听的后生小辈，他们见识得也真够多了。

他们看似昏浊的老眼中，竟能爆出那样的冷峻，使秦非明确地意识到，如果他还想全身而退，再含糊其词可就太不明智了。

何况他确实也想试一试自己的眼光。

秦非暗暗咬了咬牙，决心一搏。

他不动声色地说：“一万八也许是不算贵。不过我想，如果在座诸公都能暂时不买的话，价钱一定还会便宜些；还有，既然有人肯出到一万八，只怕这种东西在金陵就要多起来了。”

这等于直指眼前的越王剑为赝品。

何苦的脸色顿时一变。

他不是蚀不起这一笔钱，而是丢不起这一份人！

迟疑了一下，他故作轻松地说：“秦老弟真会说笑话。粹雅斋乔老昨天来，一眼就认定东西不错！他还说，国之重宝，私藏不如公藏，希望能让他们。”

秦非却毫不为其所动，淡淡地说：“粹雅斋的人，见真东西多，见假东西少。他们常常很难想象，现在的作伪手段已经到了何等高明的地步——我这也算是家之言吧！”秦非站起身来，向众人一拱手：“多谢何老盛情，让我开了眼界。只是我还有点琐事，就先走一步了！”说罢，一把提起他的拎包，走了。

何苦凄然一笑，无奈地说：“真是后生可畏哟！”

“未必！”胡见山轻轻一击桌面，不服这口气，“他又不是

当今皇上，金口玉言，有他一句话在，我们说的都不算了！”

余了然端起盖碗抿了口茶，细细地品味着，终于长叹一声，道：“不是谁说了算，是谁说了也不算！有他这一说在，是是非非，又有谁能分辨得清楚？”

金老接了一句：“我看这小老弟也是个厚道人，有些话，他未必会出去说。”

何苦一怔，突然爆发了：“他不说，别人也能不说么？！”他剑锋般的眼光从几个老朋友的脸上扫过，顿时又萎了下去：“他不说，我心里就不明白么？”

2

过了立秋，虽说夜间已经开始有了些凉意，中午的气温仍令人昏昏欲眠。秦非是不睡午觉的，可是不睡也实在没有什么事好干，便胡乱抓了本书，仰靠在堂屋里的竹躺椅上，随手翻出一页来看。刚刚看得有点入趣，却被一串敲门声打断了。

秦非没有起身去开门。他讨厌有人敲门。特别是最近，当夫子庙古玩街上“完美无缺”的越王剑发展到每店必备、只能哄哄外国旅游者的同时，秦非在何苦家客厅中的预言也被传遍了金陵文化界，于是各家小报、晚报的文化记者纷纷恢复了对这位曾经红遍古都的“江南第一风流才子”的记忆，试图重新与他建立联系。秦非的态度倒是一视同仁——谁来也不让进门！

不过今天，秦非没有及时去开门，并不是猜到了来人的身份，而是因为他觉得那敲门声难得的悦耳，所以静等来人继续敲下去。秦非住的，是城南泥马巷的一幢老式宅院，基本上还保持着百年前初建时的格局，那两扇大门上的黑漆虽已斑驳，一对绿绣斑斓的铜铺首依然完好，秦非也就执意不

装门铃，让前来造访的人笨拙地去对付它们。遗憾的是，大多数客人都对铺首视而不见，直接以肉掌去拍击门板；少数利用铺首的，也不是用力过大就是用力过小，几乎从没有人能拍出那份韵味来。相比之下，此刻的这位客人真是不同凡响，那简单的铜环和兽面在他手中仿佛竟成了一种乐器，未成曲调已有情！

果然，片刻之后，第二串音符中，门外的客人优雅地表示了自己的急迫。秦非抬眼看了看大门，门只是虚掩着，来人如果真有急事，稍用点劲就可以推开。可是，来人不但没有推门，反而在第三串音节中，透露出自己的失望——如果主人再不开门，他就只好离去了。

秦非可不愿失去这样一位佳客，他一边出声问道：“是哪一位？”一边套上拖鞋，快步穿过天井，走到门后，有点过份使劲地拉开了一扇木门。

他的眼前顿时一亮——不仅是因为门外的小姐容光照人，更因为这容光照人的小姐他并不认识！

他没有来得及对此作出反应。

因为，已经有更让他惊异的事发生了。

随着那对陌生而含笑的大眼睛印入他的眼中，一串清丽而端庄的声音也传入他的耳中：“秦老师，打扰您了！如果您不反对，我想借用一下您的洗手间。”

秦非下意识地后退了半步，同时挥手指示出洗手间的位置。

小姐没有再客套，急步走进了天井西侧的洗手间。

秦非的眼睛没有跟着小姐进入洗手间，不知为什么，他依然痴痴地望着门上那曾被小姐弹奏过的铜铺首，仿佛刚刚

同他对话的是熟悉的它而不是陌生的她。

说不清过了多少时候，呆怔在门旁的秦非，突然产生了一种内急的感觉，迫切地想上洗手间。但是他知道自己不能进去，因为洗手间已经被别人占据了，被一个年轻、美丽、素不相识的异性占据了，而这个占据是得到他的同意的——他似乎直到此刻，才明白了自己那个决定的意义。他为什么会同意那个令人尴尬的要求呢？是因为提出要求的人美得的令人不忍拒绝吗？还是因为拒绝会令他们两人更加尴尬呢？

也许，仅仅是那种原始的生理要求，引发了他近乎原始的同情心？

他当然知道，这条泥马巷中是没有厕所的，最近的公厕也要在一公里外，所以他才设法在自家的天井里修了个洗手间——问题是，这位窈窕淑女怎么会猜到秦家小院里修了洗手间呢？她又怎么会知道他是姓秦呢？

而且，这位小姐在洗手间里待的时间，似乎也过于长久了。一位年轻姑娘冒昧地去向一位素不相识的男主人借用洗手间，这本身就意味着某种许诺和暗示。退一步说，一个陌生人长久地停留在他家中的某个位置上，作为主人，他前去察看也是完全有理由的——且慢，她久久地待在那里不出来，也许就是要将我诱惑过去？秦非几乎已经肯定这是一场恶作剧，不知会是什么人，故意设计出这么个场面来考验他，只要他稍有轻举妄动，立刻就会落入人家的圈套！

秦非的脸上浮起了一层笑意。他很高兴自己始终站在敞开的大门旁原来的位置上，一点都没有挪动。

只要那位小姐一走出洗手间，他就可以摆出一副送客的姿态。

终于，他听到了洗手间中冲水的声音。一切正常。他对自己说，不禁有些高兴起来。他凭自己的定力战胜了诱惑。他没有落入别人哪怕是善意的圈套。

终于，那位小姐走出了洗手间，走进了小天井，走到了他面前。她只要礼貌地向他道谢，然后告别，这一切就会象从未发生过地结束了。就算日后还有机会见面，小姐也一定会装作若无其事地避开他。他呢，难道会死皮赖脸地去问人家：小姐，您还记得曾经借用过我家的洗手间么？

同如此姣好的小姐擦肩而过，不禁让秦非深心中暗暗惋惜——哪怕是圈套！

小姐似乎看出了秦非的心思，并不急于离开，而是充满自信地望着秦非，俏皮地笑着，直笑得露出了一口绵糯的小米牙，每一粒牙齿都象它的主人一样亭亭玉立，甚至也象它的主人一样隐含孤傲，所以决不与别的牙齿依偎在一起，正是银牙间那些细若乌丝的缝隙唤醒了秦非的记忆，他几乎是下意识地脱口而出：“楚楚？”

但他立刻有些为自己的冒昧后悔。

因为，他最后一次见到楚楚已是在一年以前，那时楚楚还是个初出道的晚报记者；他与她也没有太多的交往，如果不算在文化界聚会中的相遇与寒暄，那么只有她向他约稿那一次，两个人交谈得稍多一些。楚楚会给他留下特别的印象，完全是因为她的“名副其实”，像个小孩子似的楚楚可怜——除了那些曾被秦非看作“幼稚美”象征的牙缝，秦非实在说不出，眼前这位姑娘与当年的楚楚还有什么相似之处。不过，秦非的后悔，倒并不是怕认错了人尴尬，而是因为他在无意之中，暴露出自己楚楚竟有着如此深刻的印象！